

# 無敵之劍

陳耀炳

那縹渺如夢的東山啊  
有隱居的劍俠  
因此我伴劍離鄉

攜著孤獨的身影  
跋涉過每一寸異地的月光  
且將那青梅竹馬  
焚却在夜夜升起的花堆裡

老祖父的年代，有這麼一個傳說……  
在遙遠遙遠的渤海之濱，有個美少年，學得一手好劍法，鄉里中人人稱羨。但是，這少年的肩間總是浮現著那麼一縷苦悶，他從不知人間有微笑，他一心只想再練就天下無敵的劍術，他渴望著能握有一柄天下無雙的寶劍，於是他背鄉離去……

## 劍招

歲月不停地過境，轉眼間夏季在西風裡消失了，楓紅滿山，猶如那流浪者思鄉情切的血淚，一抹斜陽，把山間的小徑映得分外詩意的淒楚，忽然遠遠的一陣歌聲傳來：

隨著歌聲由遠而近，一個少年武士步上山來，他底周遭瀰漫著肅殺之氣，他底眼神卻又隱約流露著孩提般無邪的自信。啊！那真是令人最茫然而矛盾的一種瀟灑。  
這少年來到一綫飛瀑之下，見一位白髮老者面瀑打坐，便下拜道：「老先生，敢問何方可學得天下一流的劍法？」  
老人頭也不回，徐徐反問道：「年輕人，天下可有破解不了的劍招麼？」  
少年一時答不上話來，過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武士沒有一柄真正的寶劍，便猶如一個人失去了魂魄，敢問何方可以尋得那真正無雙的寶劍？」

老人道：「普天之下並沒有『寶劍』這二個字眼，最鋒利的劍是以你的意志磨成的，你的意志就是世上無匹的真正的寶劍。」  
少年似懂非懂，還待再問時，那老人已不再作答，只得告別了老人，重下山來。

行至半山腰，忽聞得一聲暴吼，抬目望去，只見一頭豹子和一頭山豬爲了爭奪一隻羚羊而拚將起來。約莫盞茶時刻，那豹子和山豬都鮮血淋漓，少年竟看得呆了。又見那垂死的羚羊兩眼無助的神色，不覺心中若有所動，大喝一聲，隨手揮出一劍，那豹子和山豬竟忽然應聲劈倒了，少年頓然而悟，雀躍而起，道：

「是了！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，物物相剋，就像那殘暴的野豬和敏捷的豹子，相爭起來，也沒有一定的勝負，同樣的道理，天下也沒有絕對無敵的劍招。那劍就渾如我的胳膊，與我合爲一體，劍隨心動，則只要心念一動，劍招也隨著成形了。」  
那少年欣欣然下了山來，又投入滾滾的紅塵。

## 是非

光陰一幌十載，那少年已行遍了五洲四海，博得了天下第一的劍名，但是隨著決鬥的次數越多，樹敵越多，竟似步步風聲鶴唳了。  
他頓覺無限的迷惘，當他每一次決鬥，握劍凝視劍鋒的一刹那，

陽，把山間的夕陽照得分外紅潤。淒楚，忽然遠遠的一陣歌聲傳來：

寶劍？」

次決鬥，握劍凝視劍鋒的一刹那，

漸漸不明瞭出劍的意義，於是他的劍威也隨著一天天的減弱，終至無法拔劍決鬥了。

於是他重回飛瀑之下，尋訪那智慧的老人，那老人依舊面瀑而坐，一如十年前的神情，少年依然下拜，恭恭敬敬地道：

「老先生，別來十載矣，我已知劍法的精髓，但何以竟不能明白每一次拔劍出鞘的意義呢？」

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從前你說過，一個武士以劍為生命，但一柄劍又憑藉著什麼為生命呢？」

少年聞言變色，聳然若有所感。

老人又道：「再高強的劍法，失去了是非善惡的區別，只能稱其為劍術，而談不上劍道。是以一柄劍必須以明是非、別善惡的心去運用它，它才有了生命，否則也只是邪劍罷了。而一個劍客若失却了判斷是非善惡的心，便不配稱為武士。」

那少年豁然而通，叩別而去。

# 劍魂

話說少年叩別老人下山，遂以俠士之心，以替天行道之名，仗劍重入江湖，劫富濟貧，斬殺強徒，天下惡人聞名莫不喪膽。

如是一幌又是十載的光陰，昔日的少年已成爲中年的武士了，他已斬殺了無數暴徒，爲百姓除害不少，但罪惡竟彷彿那無邊的海水，永遠淘不盡似的，總是一天又一天滋長出新的罪惡的根源。

這位行俠半生的武士不覺深感於罪惡的不能根除，又慨歎寶劍的

威力有限，竟興起不能力斬天下群魔的悲哀。

於是他又出發，重返那當初得到訓誨的地方，但飛瀑依然，老人却已仙逝而去了。武士無奈，只得坐在那奔湧不息的瀑布旁發呆。良久，忽聽得背後一陣沙沙的聲音，他警覺地按劍回頭。

呵！一隻獅子正向他躡足行來！他本能地拔劍砍出，那獅子也暴然躍起；正在這一刻，他忽然瞥見不遠處坐著二隻可愛的小獅子，他心念一轉，劍鋒一偏，大喝一聲，那劍恰恰沿獅子的眉眼劃掠過去，那獅子竟大敗似的，猝然跌下，跣腳然低吼而去。

那武士也自驚出一身冷汗，心魂未定，但另一個新念已浮上心頭，他已解開了老人最後未教給他的謎題了。

啊！真正有生命的劍，除了是非之心，還必須有「情」呢！有了「情」這一個字，劍才有仁愛之心，才有了不朽的魂魄！而真正的武士，一旦出劍，並不是斬殺那暴徒的性命，而是斬殺那世間的邪念，斬殺那一切的妄想，就像斬除那獅子的邪念一般，這才是真正天下無敵的劍法喇！

他頓然心神一爽，提劍高歌而去。歌曰：

忙忙地紅塵  
野草般底邪念與憂愁  
都一劍斬斷  
而我再跋涉每一寸回憶  
去追尋那家鄉中  
父母倚闌而望底溫暖  
童年伴侶的酒渦

明月當空，斜斜地照在這村落每一片無語的斷牆上；一場狼煙，捲走了村子的寧靜，歲月更在每一片頹垣之上加幾筆苔痕的註腳，越發使這歸鄉的武士驟然跌入無限的蒼老。

那雙親慈愛底呵護呢？那童年時鬪蟋蟀的小伴侶呢？小蟋蟀？呵！連小蟋蟀底啼聲都被歲月吞食了麼？他依稀想起臨別時，慈母帶淚的眸子，還有那小戀人親手掛上的貼身玉珮，一利時，二十餘載遊子的惆悵一齊湧上心來。

啊！歲月之劍轉眼把他的人生斬成一縷青煙，所有的回憶利那間煙消雲散了，這才是銳利而不可抵擋的一劍哪！

武士頹然棄劍，轉身而去，孤獨的身影漸次投入了蒼茫的月色中。

# 歲月

飛瀑滾滾，正不知又過了幾十載的光陰，有個老人每天在這裡打坐沉思，歲月使他的臉上添加無限的慈祥，但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裡來？更沒有人知道，每天面對著飛瀑沉思時，他的心往那裡去？

一天，老人依舊打坐，驀然背後響起一個年輕的聲音，「老先生，敢問行雲流水四個字，算不算得上劍法的要訣呢？」

心頭一震，他緩緩回頭，只見一對熱切而似曾相識的眼睛恭敬地望著他；昔日的影子就像那飛瀑滾滾，轟然簇擁而來。

一九七八·三·九定稿